

罗胡斯·米施

我曾是 希特勒的 保镖

1940-1945

尼古拉·布尔西耶 整理
袁粮钢 译

作家出版社

(京权)图字:01-2006-3534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曾是希特勒的保镖/(德)米施口述;(法)布尔西耶
整理;袁粮钢译.-北京:作家出版社,2006.8

ISBN 7-5063-3699-5

I. 我… II. ①米… ②布… ③袁… III. 纪实文学-德国
—现代 IV. I516.5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062037号

原书名:J'étais grade du corps d'Hitler

作者名:Rochus Misch

© Le cherche-midi 2006

我曾是希特勒的保镖

作者:(德)罗胡斯·米施

整理:(法)尼古拉·布尔西耶

译者:袁粮钢

责任编辑:启天 苏红雨

装帧设计:视觉共振

出版发行:作家出版社

社址: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码:100026

电话传真:86-10-65930756(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总编室)

86-10-65389299(邮购部)

E-mail:zuoja@zuoja.net.cn

http://www.zuoja.net.cn

印刷:紫恒印装有限公司

开本:880×1230 1/32

字数:120千

印张:7.25

插页:2

版次:2006年8月第1版

印次:2006年8月第1次印刷

ISBN 7-5063-3699-5

定价:18.00元



作家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我曾是 希特勒的保镖

1940-1945

[德]罗胡斯·米施 著

[法]尼古拉·布尔西耶 整理

袁粮钢 译

作家出版社

目录

前 言	7
我的自述	12
第 1 章 愉快的童年	14
第 2 章 当 兵	18
第 3 章 鲜花之战	24
第 4 章 总理府	32
第 5 章 与希特勒初次相遇	36
第 6 章 希特勒在家和外出的日子	42
第 7 章 亲 信	53
第 8 章 伯格霍夫	60
第 9 章 “我的元首”	66
第 10 章 爱娃·布劳恩的盛会	69
第 11 章 没有问题	71
第 12 章 地 堡	76
第 13 章 希特勒闭门不出	78
第 14 章 “美利坚”号	82
第 15 章 赫斯驾机出走	85

93.....	狼 穴	第 16 章
99.....	狼 人	第 17 章
104.....	斯大林格勒战役	第 18 章
108.....	“良好祝愿”	第 19 章
111.....	“非雅利安”女厨	第 20 章
114.....	英国炸弹，苏联炮兵	第 21 章
117.....	天主教徒爱娃·布劳恩	第 22 章
121.....	1944 年 7 月 20 日	第 23 章
129.....	迷 宫	第 24 章
134.....	在总理府的最后几个星期	第 25 章
139.....	潮湿而令人不爽	第 26 章
144.....	希特勒的生日	第 27 章
148.....	“战争结束了”	第 28 章
157.....	“人们期待着”	第 29 章
163.....	被 俘	第 30 章
169.....	战后生活	第 31 章
174.....	书中人物传略	附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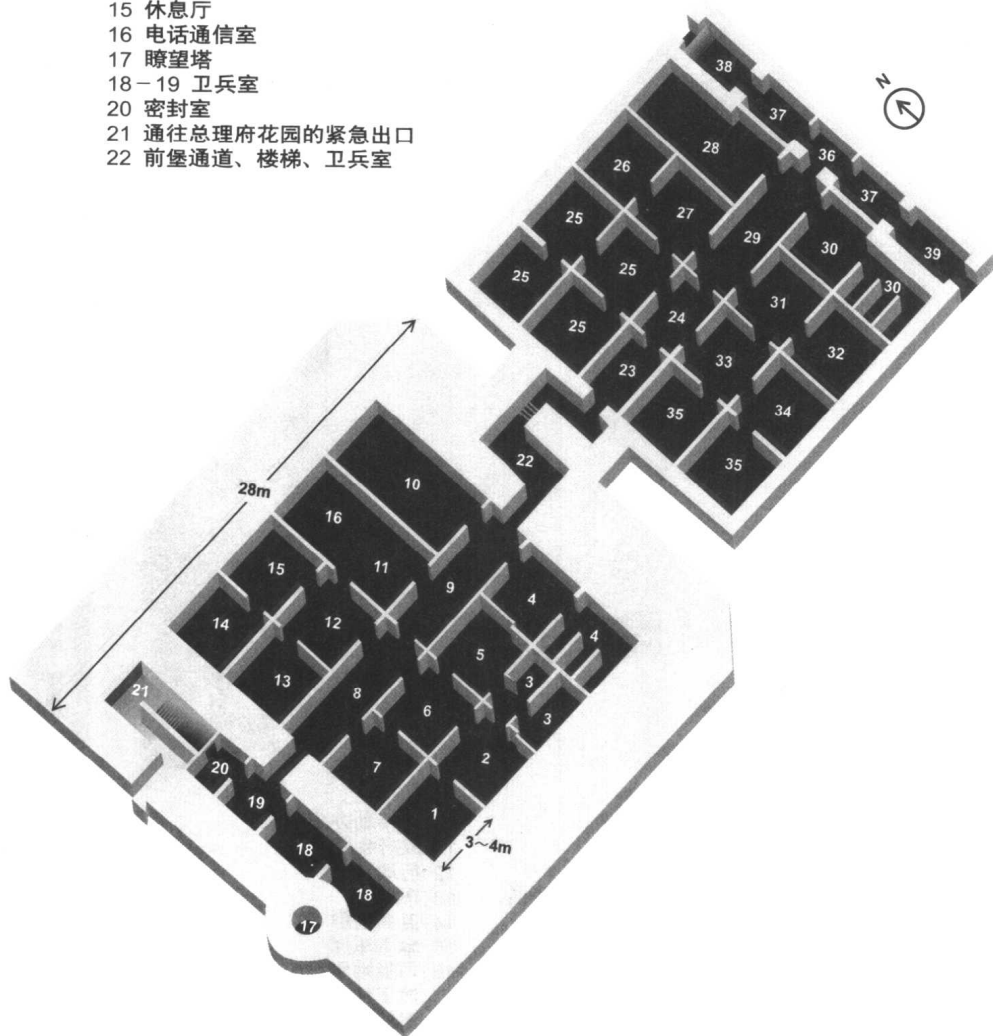
希特勒地堡示意图：

希特勒地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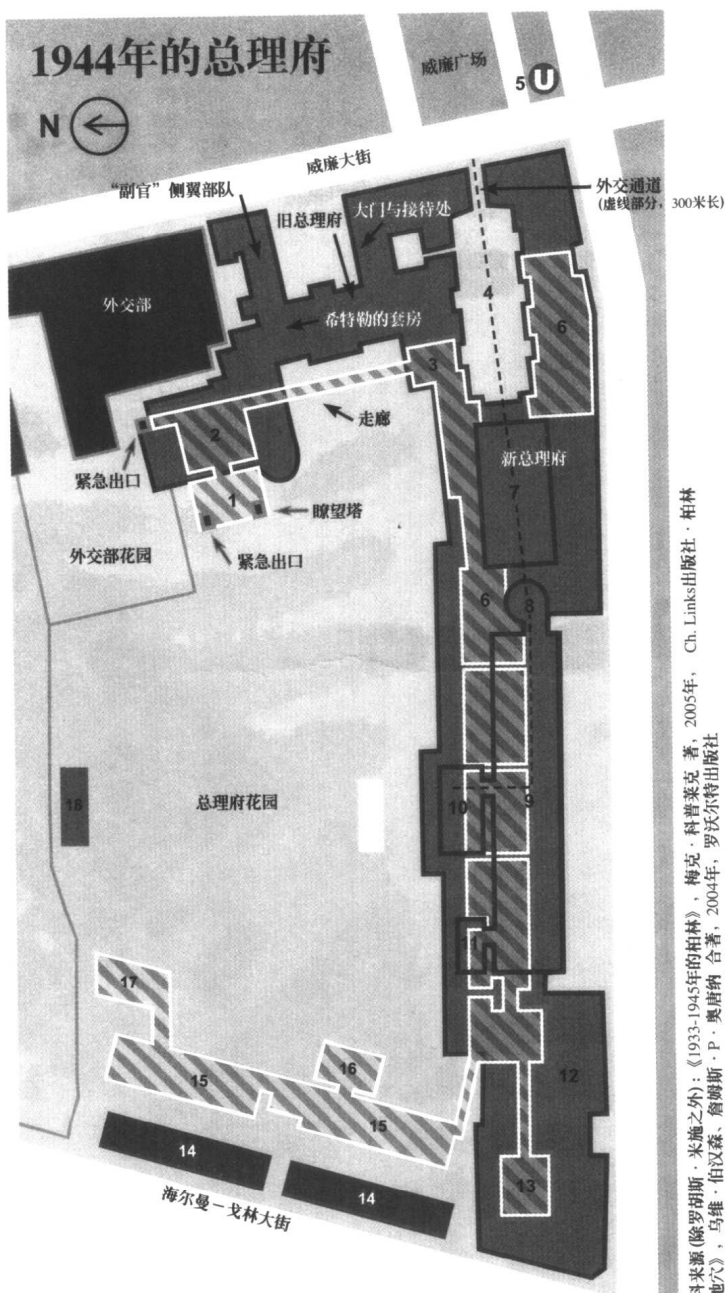
- 1 希特勒卧室
- 2 希特勒办公室
- 3 希特勒和爱娃·布劳恩专用卫生间、浴室和衣帽间
- 4 公共浴室、卫生间
- 5 爱娃·布劳恩卧室
- 6 希特勒的候见室
- 7 会议室
- 8 中央走道
- 9 中央走道
- 10 机房
- 11 电话通信室
- 12 候见厅
- 13 戈培尔工作间
- 14 医务室
- 15 休息厅
- 16 电话通信室
- 17 瞭望塔
- 18-19 卫兵室
- 20 密封室
- 21 通往总理府花园的紧急出口
- 22 前堡通道、楼梯、卫兵室

前堡

- 23 密封室
- 24 食堂
- 25 戈培尔家人房间
- 26-27 休息室
- 28 技术室
- 29 食堂
- 30 卫生间、浴室
- 31 厨房
- 32 食物储存室
- 33 休息厅
- 34 保险箱存放室
- 35 机动室
- 36 卫兵室
- 37 密封室
- 38 通往外交部花园的紧急出口
- 39 主入口和通往新总理府的地下通道



1944年的总理府



- | | |
|--|-----------|
| 1 希特勒地堡 | 10 希特勒办公室 |
| 2 前堡 | 11 政府会议厅 |
| 3 参谋部和副官工作及休息室 | 12 行政机关 |
| 4 贵宾厅 | 13 车库 |
| 5 凯泽罗夫地铁站 | 14 卫兵营房 |
| 6 医院、工作和休息厅(供马丁·鲍曼、
汉斯·克莱布斯、布格多夫将军、
汉斯·波尔等用) | 15 地下车库 |
| 7 镶嵌艺术品大厅 | 16 司机地堡 |
| 8 圆厅 | 17 地下作坊 |
| 9 大理石长廊 | 18 温室 |

柏林
Ch. Links出版社, 2005年.
资料来源(除罗胡斯·米施之外):《1933-1945年的柏林》, 梅克·科普莱克 著, 2004年, 罗沃尔特出版社
《地穴》, 马维·伯汉森、詹姆斯·P·奥唐纳 合著, 2004年, 罗沃尔特出版社

前言

罗胡斯·米施已经是最后一个人了，他不仅是阿道夫·希特勒的保镖中最后一个在世者，也是最后离开希特勒地堡的人。1945年5月2日，当他离开地堡时，正是苏联红军占领遭受毁灭的第三帝国首都柏林的时候，在那个像钢筋混凝土棺材一样的地堡里，米施是亲眼目睹独裁者希特勒及其情妇爱娃自杀的寥寥几个目击者之一，他看到他们软弱的身躯蜷缩在长沙发上。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在自杀前几分钟，也曾向这名27岁的党卫军士兵求助。

今天，罗胡斯·米施终于同意讲述，拿出一些时间，重新回忆20世纪上半叶那段以悲剧为主线的德国历史。他已做好一切准备，重现他的那段生活。他首次同意详细披露那段经

我曾是希特勒的保镖

历，并署上自己的名字。那段经历，那段由他讲述的历史，成了本书的主线。它是几个月的劳动成果，也是作者努力让自己重返过去的结果。这是一段相当艰难、有时十分辛苦，常常是步履蹒跚的旅程。这位老人在不停地独自耕作自己的记忆花园，同时小心翼翼地避开一些痛苦的回忆。

2004年末，在米施居住的柏林的小屋子里，我与他进行了第一次交谈。我此行的目的，是要为《世界报》撰写有关他的人物专访。当时，描述希特勒最后时刻的德国影片《帝国的毁灭》刚刚上映，而且即将跨越莱茵河在法国公映。罗胡斯·米施已经成为公众人物，首先是柏林当地的媒体在谈论他，紧接着，几乎全德国的媒体都在谈论他。他既被看成是“唯一的见证人”，同时又是一名“普通公民”，但他的命运并未引起媒体的论战。

当时，罗胡斯·米施站在那儿，站在门口，身体甚至有点僵直。他握手时很有力，而且让人有点不安。他的肩膀很宽，目光炯炯有神，可以长时间地盯着一个地方。客厅里光线很暗，电视机没有打开。米施满头白发，毛背心半扣着，这一切都告诉人们，这个希特勒旧日的保镖已经安静地退隐。

我们的交谈持续了好几个小时。罗胡斯·米施至今仍保存着希特勒及其亲属以及他的宠物狗的照片，他是唯一保存这类照片的人。照片就放在桌上的一个鞋盒里，成堆的信件亦随处可见，有的是几十封一堆，有的是好几百封一堆。他家里的电话响个不停，来电者多是德国和国外的报刊记者、电

视采访组，还有大学生，他们都是在电话簿里找到他的电话号码的。米施没有抱怨，似乎在享受这一时刻。以前，他的名字仅仅出现在某些专著的注释中，而现在，他却声名鹊起，尽管名声来得有点晚。

在《地穴》一书中（这是描述纳粹末日最有参考价值的专著之一），乌维·伯汉森和詹姆斯·P·奥唐纳把罗胡斯·米施描述成“希特勒身边‘小人物’中最重要的见证人之一……也是地堡岁月的忠实见证人之一”。那天，罗胡斯·米施坐在客厅里，似乎想给人留下更深的印象：只有他仍能描绘出德国那段特殊历史的轮廓。

他的那张脸就是历史的活见证。

由于本书写作方面的需要，2005年整个下半年，我们的会面或多或少地有所增加。他讲述的与其说是纳粹独裁者的隐秘故事，不如说是一个与现代历史上最糟糕的国家元首为伴的普通人的故事。罗胡斯·米施不是思想家，也不是纳粹党成员。他和许多人一样，只是跟随了希特勒。米施是一个孤儿，这让他已经适应了生命中的偶然和意外。他是一个忠诚的人，无论是对希特勒，还是对他身为社民党党员的太太格尔达都是如此，他称自己从未和太太争执过。

他的讲述有一些问题，他不时沉默，却从来也不曾怀疑和质疑过自己以前的行为。然而，正是通过他的叙述，我们更深入地了解到纳粹为什么能够崛起并且发展壮大，明白了希特勒为什么能够吸引众多的民众及其随从。米施将一系列

我曾是希特勒的保镖

不仅吸引人，而且丑陋的小故事串在一起，使那段历史更加清晰。他的这些“轶事”也许都不重要，但对了解第三帝国的发展和兴衰却是不可替代的基本素材。

这个人曾为暴政效力，虽没有直接参与纳粹大屠杀行为，但他不能因此而得到原谅。然而，这并非像摩尼教所言，非黑即白。应该还有另一种说法，也就是说，他处于国家社会党恶棍与反法西斯英雄之间。

米施又回到了罪恶权力的中心，虽然他不是其中的一员。这名年轻的党卫军士兵工作时一直是站着的，两手放在背后，待在体系的角落里。他始终与希特勒保持着一定距离，不能太近也不能太远，但只要一有动静，哪怕是手指弹一下，他便会立即上前。

任何暴君都少不了合作者，甚至很多合作者。在听米施讲述时，我们想到了集体遵循规则——集体服从，这就是所谓的“附着力”。历史学家克里斯托弗·R·布朗宁在《普通人》中详细揭示了何为机械主义。和其他很多人一样，米施曾经倾其全力试图维护这种关系，因为这是他的社会圈子，和其他很多人一样，他尽了一切努力，希望自己的行为符合当时的小集体（突击队）和大社会（纳粹德国）的标准。

通过他的言语，人们明白了向孩子灌输服从义务的思想具有多大的力量。当他回忆祖父时，表现出了这种带有独裁烙印的普鲁士传统对他的影响。米施曾在希特勒身边度过了5年，在这一期间，他实际上对经手的电报、消息一无所知，

对自己所转接的电话内容，也几乎都忘了。他从不多问，也从不或几乎不打听什么。米施学会了目不斜视，不闻不问。他只是在自己的岗位上，在那个角落里，日复一日地为这个庞大的纳粹建筑添砖加瓦。他反复强调：“我只是认真履行了自己的职责，仅此而已。”他好像在一个普通的工作场所，替一个普通老板干着普通的工作。

特劳德尔·容格（用打字机打下希特勒遗嘱的女秘书）于2002年去世。她在安德烈·缪勒的一部纪录片里声称，希特勒“是一名真正的罪人”，但她从前却未发现，“如同其他成千上万的人一样”。米施亦然，手里掌握着所有供纳粹国家首脑参阅的信息，却视而不见或不愿看见。他一无所知，因为他把目光转向了别的地方。即使在今天，他还不承认希特勒是一名凶手。对他而言，随便接受某种罪名是不可能的。他解释说：“这是我的领袖。他对我很客气，也很和蔼。”

然而，事实胜于雄辩，历史不容否认：他为之效力的人犯下了滔天罪行。他拒绝了解事实真相，他的沉默是一种罪过。在《溺水者与被救者》一书中，普里莫·莱维写道，事件离我们越远，事实真相离我们就越近。米施已是88岁高龄，他的“我不知道”和“我不记得了”似乎已凝固在他的叙述中。他语言冷漠，缺乏激情，近乎圆滑。这就是一名见证人的言语，让人没有任何回味。他是一个无知而盲从的怪物。

尼古拉·布尔西耶
2006年2月12日于巴黎

我的自述

我叫罗胡斯·米施，今年 88 岁，住在柏林卢多区的一间小屋里，这是柏林的一个普通住宅区。我太太格尔达因长期患病，6 年前已经去世，女儿也不愿意再来看我。有时，在我生日的时候，她会打来电话表示一下祝贺，但也仅此而已。今天，我愿意出来作证，描述我的生活，挖掘我的全部记忆，讲述一个 23 岁的年轻人是如何在希特勒身边度过 5 年时光的——从 1940 年 5 月到 1945 年 4 月 30 日希特勒自杀的那天。这个年轻人就是我。

在那几年里，我是希特勒的贴身保镖之一。我们昼夜轮流保卫他。警卫小组有 20 几个人，人称阿道夫·希特勒卫队。5 年间，我一直负责他的安全，转交电报、信件和报刊。我还在总理府以及最后在希特勒的地堡里当电话接线员，我们中的老兵称他为“领袖”。

我从未参加过希特勒和其他纳粹政权高官之间的会谈。我的角色是随时能够听从他们的吩咐，但始终待在暗处。我是处在最核心的位置经历那场战争的，虽然时刻站在那里，处于权力的核心，但却不属于其中的一员。也正是在那里，

在希特勒的阿尔卑斯山别墅——伯格霍夫，在柏林以及希特勒几乎遍布德国和欧洲的各个司令部，我在幕后听到了他们有关内幕情况的交谈，和同志们对正在发生的事件的评判。

在跟随希特勒的那段日子以及第三帝国毁灭后的岁月里，我从未做过笔录，文字材料一无所有。战争刚结束时，我曾写过一段短文，我想用这段文字证明我在苏联被监禁期间的艰苦生活。

希特勒的副官奥托·根舍在2004年10月死去后，现在，我成了希特勒小圈子中唯一在世的人。我并没有任何自豪感，我认为，自己只是恰如其分地履行了一名士兵的职责，恰到好处。我没有加入纳粹党，也没有加入希特勒青年团。我的家中也没有《我的奋斗》这本书，我甚至连瞥都不曾瞥过这本书一眼。如果想弄清我是如何走到这一步的，就必须重新回到过去，回顾我的生平，当然要追溯到1940年5月之前。1940年5月的一天，一位上司在他的房间里，第一次单独将我推荐给希特勒。

第一章 愉快的童年

我是在1917年7月29日出生的，时值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一天，在西里西亚的上沙尔肯多夫，村里的男人们抬着我父亲的棺木一直走到墓地。母亲在外婆家中卧床不起。透过房间的窗户，母亲看到人们抬着父亲的棺木从眼皮底下走过。她开始大喊大叫，无法停歇。教堂响起了钟声。后来有人告诉我，当时的场面十分凄惨。

父亲因为受了重伤，几天前才从前线下来。在闭上眼睛前，他仅来得及最后看一眼已经怀胎十月的母亲。这就是我对父亲的全部了解。此外，我还知道他当时36岁，曾是一名建筑工人，名叫罗胡斯，这是一个源于法国的怪名，意思好像是“红色”。父亲的遗体入葬几小时后，母亲就生下了我。

面对户籍官，人们很自然让我沿用了父亲的名字。

两年半后，母亲也离开人世。因为严重的肺部感染，极有可能是一次重流感引起的。我对母亲的了解也不太多，我是由母亲的父母即外公外婆带大的，他们成了我的代父母。他们极少谈论自己的女儿，墙上也没有她的照片。在我的成长过程中，似乎很少回忆起早已过世的父母。

我的童年应该说还是很快乐的，过着一种乡间生活，既简单又安宁。我们有一头母牛、一头猪和一公顷地。舅舅搬来之后，住进了母亲生前的房间。我有一个好伙伴，叫保罗，是邻居的儿子，我常和他一起钓鱼、骑单车。我不时也看点书，有骑士小说、战争史、一个叫做海因里希·冯·普劳恩的作者写的关于讨伐与围攻的故事。5岁那年，哥哥在和小伙伴们玩耍时不慎掉进冰冷的河水中，受到刺激，昏厥了过去，后来也过早死去。这是家里发生的又一起悲剧，但我对此几乎没有任何记忆。

我吃饭时，常常受到外公的训斥。他是个老工人，在大型建筑工地干活挣钱。他总是没完没了地对我讲述他是如何修建泰尔托运河的，这条运河就在柏林。有时，他也会提起那段令他极其痛苦的往事，1871年普法战争期间，他曾想当兵，当时军方拒绝了他，他因此病倒在床。

外公是个原则性很强的人，重实效。当然，我看他也是个老顽固，性格专横，做事机械。即便他对我的态度和蔼可亲，但在他讲什么事情时，我还是不敢走神。在他看来，我